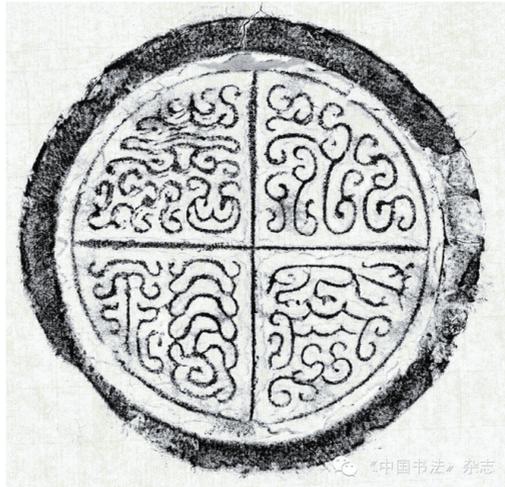




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藏西汉瓦当“永受嘉福”



北京大学图书馆藏“永受嘉福”瓦当的清代拓片



清程敦所藏无分割线的“永受嘉福”瓦当拓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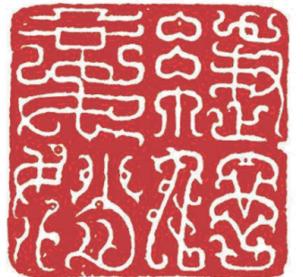
一方两千年前的西汉瓦当,在考据辨识中遭遇“一波三折”,但终有定论;“永嘉”二字其义不见得就是水长而美,然而究竟是何寓意,又是何人所取? 本文为你娓娓道出——

永嘉之出处:西汉瓦当“永受嘉福”

□ 胡雄健



方介堪的汉篆风格作品:“庚寅孟夏佛弟子永嘉方介堪父谨篆”



方介堪的鸟虫篆“俏也不争春”(下) 深得汉代女官印“婕妤妾媵”(上)三味

这张瓦当的照片,是笔者去年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拍的,上面的文字是什么,看的出来吗? 永嘉郡名的由来,很可能就与它有关。因为这两千年前的西汉瓦当上的四个鸟虫篆文字是“永受嘉福”,这不就是“永嘉”得名的由来和出处吗?

瓦当,是古代中国建筑屋檐顶端的盖头瓦,位于筒瓦之端,椽头之上,专用于蔽饰屋檐出头之木(班固《西都赋》有“裁金璧以饰穹”句),兼具实用性、装饰性、艺术性和标志性功能。人们常说秦砖汉瓦,并不是说汉代才有瓦和瓦当,而是说汉代是瓦当工艺发展的鼎盛时期,达到了中国瓦当艺术的最高峰,不但大量出现用文字装饰的瓦当,而且量多质精,时代特征鲜明,历史内涵丰富,成为别具一格的文化艺术遗产。装饰有篆书文字的瓦当,始于西汉中晚期,包括用于摹制印章的鸟虫篆和繁复难辨的鸟虫篆。

秦篆汉隶,作为瓦当上的装饰性文字,与汉代流行的隶书字体相比,篆书结构具有象形性,“象形者,画成其物,随体诘屈”;而且篆体都是中锋起止无明显波挑,笔画的转折有别于隶书的方折,皆为圆转,空间处理的自由度,且与圆形的瓦当相适宜。西汉时期,郡县和朝廷文史官员的选拔,是根据《尉律》所要求的:“学童十七以上始试,讽诵书九千字,乃得为史。又以八体试之……书或不正,辄举劾之。”所谓“八体”系指秦代八种书体,即大篆、小篆、刻符、虫书、摹印、署书、殳书、隶书。鸟虫篆(虫书)的名称源于《说文解字》,并被许慎列入“八体”之一,是一种由篆书演变而来的美术字体,屈曲盘绕,线条迷人,笔画皆巧妙地美化成鱼虫鸟兽的变形体,因之得名,它是“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,其效用与花纹同。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,当自此始”(郭沫若)。西汉瓦当上的鸟虫篆

“永受嘉福”,右上左下顺读,形若团花,图纹化的篆字,线条弯曲盘绕,富丽俏美,相较缪篆文字,显得神秘诡奥且更具情趣与魅力,从而达到了装饰形式与文字内容的完美结合。这种由汉代精通文字学的人写好原稿,再交由工匠利用模具制作完成的细腻繁复的鸟虫篆瓦当,令人很难辨识,不但我们现代人如读天书,就连古代文字功底深厚的金石家、瓦当收藏家也常常看走眼。

瓦当的研究与收藏,始于北宋,盛于清代,像陈介祺、罗振玉等文化大家都倾心于瓦当的搜集与研究,并形成专题著录。如乾隆年间程敦撰刊印的《秦汉瓦当文字》,收录了两枚分别从两位金石收藏家中重金购得的西汉“永受嘉福”瓦当,但对这四个字的考据辨识,却是一波三折。原来的金石收藏家俞大维认为瓦当上的字是“椒风嘉祥”,因汉妃昭仪所居之吉名“椒风”,程敦则认为这是“迎风嘉祥”,因为汉代有“迎风宫”。成书后,程氏将书稿寄给金石学家郑沅门阅学求正,郑解为“永受嘉福”,遂成定论。程敦不掠人之美,将郑写给自己的“解惑信”作为附件刊于卷首,以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如实记述了这番辨字的乐事、趣事,堪称收藏界的一段佳话。(附郑沅学札门先生与敦书)曰:“承惠示秦汉瓦当文字,所载迎风嘉祥瓦,释为未风嘉祥,固非然;谓迎风嘉祥亦恐未确。细玩,首一字乃永字甚明白。次一字上从爪,下从又,乃受字,唯‘下’似多一画,曾见汉铜印有‘陈受私印’,受字亦多一画,则为受字无疑……以永受嘉福释之。盖自三代以迄秦汉,每有制作款识,率取吉祥语,不必定著宫殿名也。”详细解说了该瓦当文字辨识的过程与依据,并特别强调秦汉时期皇帝大殿上的瓦当文字,并不一定都以宫殿名冠之,而多为吉祥语。平心而论,我们温州人和现在的永嘉人还真

得要好好感谢郑沅门阁学,若不是他以深厚的文字学功底所作的认真解读,我们还真不知道当年东晋皇帝为什么要用“永嘉”来给永嘉郡命名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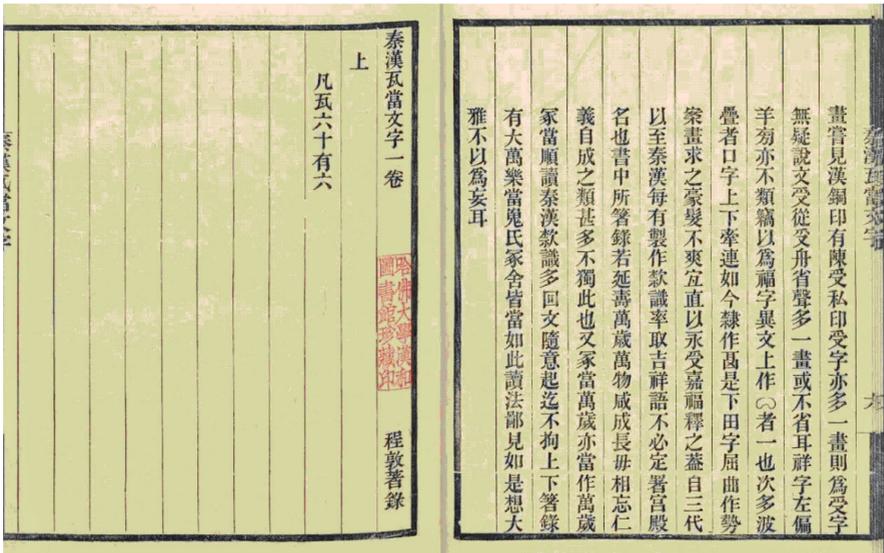
显然,“永受嘉福”,就是一个寓意十分美好的、祈福消灾的吉祥语,其本意并非水长而美。鸟虫篆瓦当作为汉代皇家建筑上的重要构件,堪为建筑物所属类型或建筑物主人的标志。推测“永受嘉福”是为汉代地位高贵的夫人修建的宫殿的专用瓦当,这种纹饰有致、千姿百态,极具装饰效果的鸟虫篆文字不但体现了女性美、柔性美,而且文字本意也表达了她们希望能够永远受到帝王的宠信和恩泽。西汉另一方著名的鸟虫篆瓦当是“营丘后府”,“营丘”即今临淄,汉高祖刘邦封其庶长子刘肥为齐悼惠王,都临淄。“后府”乃后宫之意,故“营丘后府”应是齐王后宫丽人住所的装饰瓦当和标志性瓦当。此外,收藏史上著名的、曾被认为是赵飞燕玉章的汉女官印“婕妤妾媵”,印文采用的也是鸟虫篆,与“永受嘉福”如出一辙,婉转奇丽,繁饰巧致。

晋室南渡,定都建康(南京)后的第6年,即东晋明帝太宁元年(公元323年)始置永嘉郡,东瓯国第一次有了自己明确的区域归属和行政建制,是为温州的前身(隋文帝开皇5年,永嘉降格为县名)。永嘉郡的命名,很可能是受到西汉瓦当上“永受嘉福”的吉祥颂祷之辞启发,名出有据,顺理成章。《汉书·礼乐志(安世房中歌十七章)》云:“其诗曰:承帝明德,师象山则。云施称民,永受厥福。承帝之常,承帝之明。下民安乐,受福无疆。”可见,“永受嘉福”不但只是祈福吉祥之语,也是刚刚饱经“永嘉之乱”、痛失中原的司马氏所乐见、所期盼的美好愿景。“永嘉”曾是西晋怀帝的年号(307—312年),永嘉5年,爆发“永嘉之乱”,并直接导致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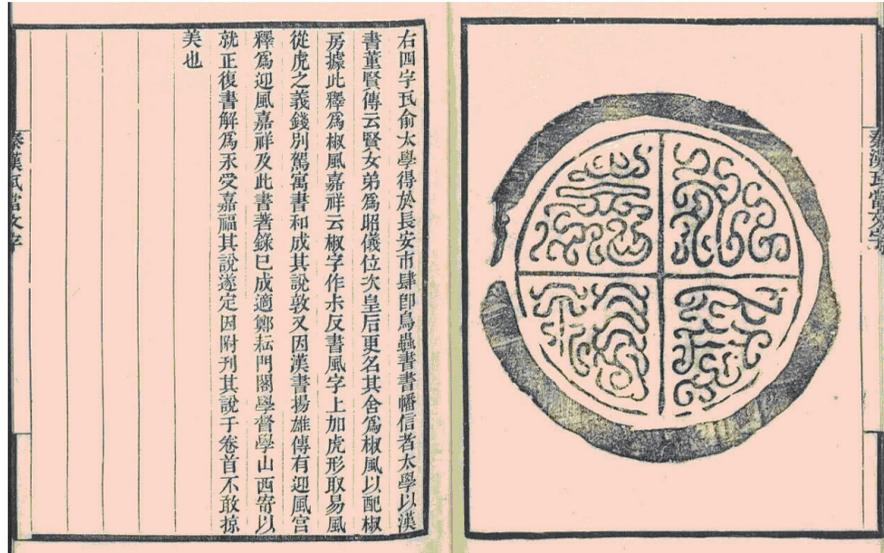
晋于316年灭亡和晋室奔(琅琊)郡南渡。殷鉴不远,所以,东晋皇帝祈求天下“永受嘉福”是一种真情流露。“永嘉”,作为一个美好吉祥的词语,很受帝王的青睐,早在东汉时期(145年),就被3岁皇帝冲帝刘炳用作年号,可惜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夭折了。但另外一位曾以“永嘉”为年号(1110—1128年)的皇帝,却是为建筑物所属类型或建筑物主人的标志。推测“永受嘉福”是为汉代地位高贵的夫人修建的宫殿的专用瓦当,这种纹饰有致、千姿百态,极具装饰效果的鸟虫篆文字不但体现了女性美、柔性美,而且文字本意也表达了她们希望能够永远受到帝王的宠信和恩泽。西汉另一方著名的鸟虫篆瓦当是“营丘后府”,“营丘”即今临淄,汉高祖刘邦封其庶长子刘肥为齐悼惠王,都临淄。“后府”乃后宫之意,故“营丘后府”应是齐王后宫丽人住所的装饰瓦当和标志性瓦当。此外,收藏史上著名的、曾被认为是赵飞燕玉章的汉女官印“婕妤妾媵”,印文采用的也是鸟虫篆,与“永受嘉福”如出一辙,婉转奇丽,繁饰巧致。

“永受嘉福”瓦当共有三种样式。第一种“田字形”,在四字中间用“十”字界线将其分割为四个部分;第二种是“日”字形,仅用一条横线将其分割为上下两个部分;第三种则无分割的直线,只是中心有一个突出的小孔片(程敦书中的另一枚“永受嘉福”拓片就属于第三种),从而营造出不同的视觉装饰效果。此外,也说明当权者对铸造“永受嘉福”瓦当是很上心、很重视的,不然不会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加工刻制。由于鸟虫篆字体纤细,刻版制模难度大,易于损坏,以致需要多次铸造,样式不同,字体也略有不同。田字形分割的“永受嘉福”瓦当很可能是最新、最完美的构图样式,故最为常见。

将文字和鸟虫的形状相结合的鸟虫篆,属于先秦篆书的一种变体和金文中的特殊美术字体,是春秋战国时期吴、越、楚、宋等南方诸国受百越民族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字体。越人断发文身,以鸟为图腾,故好鸟纹(比人兽纹),并创新、移



清《秦汉瓦当文字》(哈佛大学汉和阳书馆藏)卷首所附郑沅门释“永受嘉福”的书信



清乾隆程敦《秦汉瓦当文字》中“永受嘉福”瓦当拓片及说明